

羣民淚



記各地強徵軍糧慘劇

農 民 淚

· 劇慘糧軍徵強地各記 ·



目錄

寫在前面.....	編者
家家無米，戶戶流淚！（江南）.....	芷石
軍需火急強徵糧（浙江）.....	李茹
寂寞悲涼話江西（江西）.....	鄧奇
嚇，湖南還要征實嗎？（湖南）.....	南農
征糧抽丁雙管齊下（廣東）.....	霖之
賣兒賣郎，還要征糧、廣西）.....	縹寓佑
災疫重，催糧急，河南人民活不了（河南）.....	陳紋
荒瘠上面也征糧（河北）.....	宋商
荒原緩西征糧急（綏遠）.....	慶
附錄：	
糧官舞弊內幕.....	佚名
漫畫：	
農民淚（丁聰）.....	爲了你們老百姓（丁聰）
糧丁去後（木刻）.....	只剩骨一副（聯合晚報）
飢民三千萬（普森）.....	
運糧（佚名）.....	



寫在前面

親愛的讀者們，在報紙上你們看見過關於田賦徵實的消息了。但是也許你們不會想到在這簡短的一紙命令下面，會演出了多少慘絕人寰的悲劇！這裏所記所寫的是目前農村走向崩潰和廣大的農民走向死亡的情景。

我們相信：假若八年的抗戰，沒有農民支撐，勝利是無法取得的，出兵出丁的是他們，供糧供衣的也是他們。敵勝所至，田園荒蕪，湘贛一帶農民則千里流亡，遭受着亙古未有的災難。……他們無怨言，能忍受，為的是要取得永遠和平幸福的生活，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價來擊退敵人。然而，事與願違，在勝利以後，繼之而來的是災荒和內戰；從廣東到河北，從近海到四川，旱、水、蝗、疫、綿延萬里，農民死亡載道，餓殍遍野，在這慘酷的災難下面，政府非但不集中力量來救災濟難，反而又發動大規模的內戰，三百萬大軍，調遣頻繁，一日

三餐，需糧孔亟，好戰份子不顧凋蔽的農村，繼續用武裝來壓逼軍糧，向人民榨取最後一滴鮮血。江西田糧處主任程懋型，就是在政府勒逼催繳，農民頻於餓斃下「屍鍊」而死。

親愛的讀者們！請想一想在雨淋淋的嶺南，在寒風刺骨的北方，在災難疊疊的中原，此類有多少糧丁下鄉逼繳？有多少人豪大哭小喊？有多少村莊頻於崩潰？有多少農民投河懸梁？幾年前被抽的壯丁沒有歸來，徵借的糧食沒有歸還，現在糧官又捲土重來，江西被徵五百九十萬石，廣東四百五十萬石，四川一千三百五十萬石，湖南飢民千萬，還要逼繳六百二十萬石，親愛的讀者們，這一粒粒辛苦的糧食是用來向同是中國的農民們開戰的！

這裏的八篇通訊，寫出了開始徵糧下向農村的遭遇和慘狀，在實際的勒逼下，所發生的慘劇又何止這裏所寫的這末簡單？同時，我們從此也看出廣大的中國農民在壓迫下面抗爭了，反對內戰的浪潮也將日益澎湃，法西斯反動派將漸漸深入泥沼，而至滅頂。我們謹以綿薄的力量，搜集了這十篇通訊，編訂成冊，獻給關心時局或農民生活的讀者們，願廣為傳閱！

編者

十月一日

家家無米，戶戶流淚！

——記江南強征軍糧

芷石·

田賦徵實和催繳軍糧像一條鞭子鞭打着江南的農民，要他們吐出僅能維持自己生活的糧食，供給與支持國民黨軍隊從事大規模的內戰。當湯恩伯指揮大軍向蘇北挺進的時候，江蘇省田糧處急電各縣，強迫徵糧，規定八、九兩月份軍糧必須由預徵田賦來解決。並且限定文到二日，要把催徵的情形全部呈報。

在催徵的暴風雨下面，到處發生着慘酷的事情：

溫南華涇鄉在七月十日接到催徵的命令，十一日早上就有縣政府委派督催專員率同武裝保安隊士下鄉來了，強迫向各保按戶徵購，限定在十三日前要照規定購齊。每戶徵購白米一升，付代價法幣二百四十元，同時帶收教育補助金三百四十元。各鄉農民，都惶惶不安。要求免徵，並且說明上海縣屬並非產米之區，同時徵購方法也不完善。但是武裝保安隊用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挨戶搜查；他們拿着槍，口裏喃喃的說：「事屬軍需，違抗就要受罪。」保長金邁才被保安隊士沈順賢細綁起來，問他「要命不要命」。鄉西一個老農夫，有白米三畝二分，士兵們要作四畝算，租田十五畝零，要作十六畝算，共計二十畝，徵繳白米二斗，法幣

二千元，結果將米桶內的米全部倒去，秤後不足二斗，看見旁邊有半斤豆餅，就被一併挑了去，老夫妻兩人，眼對空罐，哭得不省人事。

滬南經過強徵以後，實在弄得家家無米，戶戶流淚。

常熟縣政府在「萬事莫如軍糧」的口號下面，縣政府全部動員，包括秘書、科長、主任在內，在八月十二日乘車分赴各區域提徵三十五年度田賦糙米二萬市石，以充蘇北八月份軍糧。省政府的密令放在身上，那上面指定「得用任何方法總以達到任務為惟一目的」，嚴規在兩日內要徵實二分之一，否則不准回城。

常熟全縣有九萬人口，貧農佔了大部分，平日借高利貸度日，大都等待穀熟後歸還，他們看見成羣的糧官下鄉了，並且還帶了武裝；老年人搖頭流淚，年青的集合起來，在××鄉，他們實在拿不出半升米，在沒有辦法下面，他們就用性命來保護自己的財產，抵抗着徵糧的武裝。

地主也被拘押了，像豬一樣的被牽着走向牢獄。

吳江縣在八月初旬實行「倒米政策」，各區公所配合武裝大隊深入鄉村，像土匪一樣，把守前後大門，把農民圍在屋子裏，丘八們便不管青紅皂白把農民家裏所有的米，全部倒去。老婆婆向他們哀求：「謝謝爺爺，留給我們吃一、二天吧！」兵士用腳一踢：「奶奶的，你知道這是上峯命令，俺也沒法！」就這樣扛着抬着走了。

老百姓們想起日本人徵收的軍米，他們認不清還是不是算是老中央？！

奉賢濱海，全縣田畝，薄土性鹹，不能種稻。農民都種棉，有時把棉賣掉買米吃。現在

征糧的命令來了，每畝要徵五斗九升，縣里是按着冊子下鄉收的。農民們痛苦的說，我們種的棉花沒有米啊！但是糧是要付的。沒有辦法，貧農去借高利貸，今年借一担棉花，明年就要還二担半。現在賣掉棉花再買米給政府，棉價賤，米價貴，有一個跑上海的農夫說：「全是政府拍美國人的馬屁，弄得美國棉花進口，中國棉花，啥地方賣好價鈔？」在這些情形下面，農民們的一點收穫全沒有了。農民憤恨着，對於賣襖服的兵只有肚子裏罵，可憐的是農婦們常常遭受丈夫的凌打，有一個農民無端的把他的老婆推到河裏，後來弄得自己也哭了。另一個年老的農夫把他的小車擲到河中，過一會又自己去拾起來。

農村在壓迫下面顛盪着。他們現在也想通了爲什麼日子過得這麼苦？一個年青的農夫說：「徵糧是爲了打共產黨，老百姓和共產黨沒有仇恨，爲什麼要逼我們的糧去打？」

無錫民謠

徵糧急，

捐稅重，

十隻黃狗九隻雞，

十個差人九個鬼，

十個農民九個窮，

十隻箱子九隻空。



軍需火急強徵糧

苛捐勒索再清鄉

· 李如 ·

——記浙江農村慘狀

浙江有很多地方的農民把「田賦徵實」叫做「軍購米」，因為「田賦徵實」這個名詞太古典了，而農民只直覺地感到是軍隊來了，米就要被徵實了，因此以「軍購米」代替「田賦徵實」這名詞也許倒比較恰當些。

今年浙江又要開始「田賦徵實」了，七月初省田糧處發表了各縣大批的糧官，有許多縣的田糧科擴大組織成為田糧處了，田糧處長是縣長兼的，有些人說：「我們又將重墮漢家威儀了！」浙江不是產米之區，田賦征實經過一減再減，現在二千萬人口的浙江，今年應開征的糧額是田賦一千二百萬元，合計應征的米約六百萬石，平均起來，從剛出娘胎的嬰兒，直到龍鐘的老者，每人應該負擔「田賦」二斗之多，浙江農民能負起這樣的重担嗎？

浙江全省在勝利以後遭遇糧荒、災疫、盜患、連綿不絕。浙東雲和、衢縣、松陽、慶元、麗水、青田、永嘉、平陽一帶，鼠疫與虎疫流行，染疫而悶家死亡的，屢有所聞，貧而無

方埋葬者也司空見慣。有些農民，賣田賣地，真是弄得家破人亡。同時，糧荒也十分嚴重，一向稱為富庶的金華，目前糧荒鬧得很嚴重，「寅年吃卯年的糧」，金華目前實有其事，而且很普遍的流行着。方式有二種：一種是「借生穀」，另一種是「賣空盤」。「借生穀」是際此青黃不接的時候，無糧吃的人家向有餘糧人家告借，待新穀登場的時候歸還。利息有的是一百斤本一百斤利，或一百十斤利；這真是吃人不見血的借貸方式。但利息雖高，可是還不容易借，原因是有得出借的人家太少了。「賣空盤」的名義雖與「借生穀」不同，可是實際上是一樣的，現在向人家借了五千或六千塊錢，待新穀登場還穀一挑，這無異「剝肉補瘡」。

浙江農村是一幅慘目傷心的畫面，政府對這種天災不但置若罔聞，並且還要變本加厲的「征實」和「征借」。富陽等縣則又奉令征收三十四年度積谷，海寧等縣則奉令預借糧谷二萬担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。在寧波等縣，則向農民勒收「自治穀」每畝九升，農民沒法，很多被迫「落草」當土匪去了。官軍則一面武裝征糧，一面又要「清鄉」，各縣都要成立清鄉團，於是各縣縣政府忙著籌上千百萬的清鄉經費，大部自然由鄉公所派到農民頭上來。而各鄉中，又單獨要籌措招待費。官兵每到一村，村民們首先要拿出自己的食糧來供奉這些「清鄉老爺」。他們說：「我們拿出錢來米來養這些人，而他們却來『清』我們！」

清鄉對於農民正和征實一樣，是一種痛苦的負擔，兵士長官們靠了清鄉，來括錢括糧。農民們好端端坐在家裏，像虎疫一樣的不知道自己能否避免遭劫的命運。士兵與工作人員隨時可以闖入老百姓的屋子，要吃，要喝，要人。在「清鄉」期中，政府可以莫須有地加以

一個罪名，不論是「匪」或「通匪嫌疑」，甚至「私藏軍火嫌疑」，要不然就是據「報告」或「調查」，隨時隨刻可以抓人，可以審問拷打，可以爲所欲爲。自然，結果是用幾十萬或者幾十担穀來贖回自由。這是軍隊和貪官替自己征實的另種妙法。除此之外，又有征購積穀、清鄉糧、清鄉費、縣公糧、鄉公糧，區鄉鎮公所所經費、房捐、戶口捐、部隊食米的派米和派款……種種苛捐雜稅，像棍棒一樣，一棒連一棒的向饑餓的農民身上打來，從勝利到現在沒有一天停止過。

「軍糧第一！」爲了打內戰，必須徵糧，誰要反對就是「煽動分子」，讓你腦袋搬家，弄得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，農民都像綿羊似地，在他們任意宰割之下，走上一條死路。近來時常有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，齊集縣城，雙手持香跪在縣政府前，請求緩徵（不是拒繳），但是縣長老爺回答他們的是警察的棍棒和刺刀。

農民的饑餓是一天天地加深，政府的軍糧賦稅是一天天地加重，好戰分子真要把老百姓完全逼死嗎？

人死地荒草悽悽

落寞悲涼話江西

· 鄧奇 ·

——演不完的「徵糧」悲劇

這樣「與民更始」

江西在抗戰中，是受難最久，罹災最烈的地區之一。全省原有人口三千萬，現在只剩下三千三百萬，有一千七百萬人在戰爭中被犧牲了；全省人民財產遺失達一萬億元，房屋損毀了百分之七十。八十三縣中，有六十四縣的人民陷入了嚴重的飢饉狀態。因人口這樣的減少，受災這樣的奇重，僅贛北高安、德安、奉新等數縣中，即有二百餘萬畝土地荒蕪，耕地縮小了百分之四十五，有四十五萬農民失耕。再加上連年旱災，病疫的摧殘，和國民黨駐軍的騷擾、搜刮，在本年二月份統計，江西就有三百餘萬災民，急待救濟，僅贛北十餘縣，即差二十五萬頭耕牛。

那裏來餘糧？

抗戰結束後，政府裝着與民更始的姿態，宣布豁免田賦一年，並停止徵實，但是不到幾

個月，江西在「最高當局」的大令下，又積極開始徵糧了，數量是二百萬担，若以全省一千三百萬人口平均分擔，才出世的黃毛孺子也要出一斗五升，最妙的是並不謂之曰「徵糧」，而美其名曰「採購餘糧」！連年兵災，十室九空；大劫之後，又遇旱災，贛西贛東素負「米倉」之名，去年才僅晚稻只收了三成，日食難度，那裏還有所謂「餘糧」呢？

這一「採購令」，無寧說是向流血流汗，咬緊牙已熬了八年的全江西災民宣戰。一般老百姓連魂都駭掉了。可是，儘管民怨沸騰輿論不斷指摘，起而請願呼籲者絡繹於途，而政府爲了配合其整個內戰計劃，仍然充耳不聞，三令五申，採取緊急「搶購」方針。

峽江縣人口三萬，配購總額就是十萬担，每人要逼繳三担多，德安淪陷垂七年的三等縣，配購總額三萬担，不一月就逼死了三個保長，一個上吊，兩個跳水。該縣某科員，單是在一、二、三區中，就吊打了六百餘個平民，其中有三個始終「擠」不出糧，結果被打死了。其他各地像這樣不在戰時死於敵手，而在勝利後枉死於國民黨獨裁統治之下的，則不知凡幾。然而這都不足以統治者殺人的血手有所踴躍，却反而更加緊逼迫，這樣在五月七日，不能不連稍具良心的贛省國民黨田糧處長程懋型也投河自盡了。程氏在遺囑上說：「我死之後願化作數百萬擔糧，數千隻船舶及數百億國幣，以稍紓蔣公濟慮。……豈非死愈於生死乎？」程氏這番愚誠，是否能爲高高在上者「俯納」，而知所驚惕，放棄擴大內戰計劃，停止徵糧以解民生倒懸呢？

永不閉幕的「悲劇」

事實却完全相反。所謂「採購」依然按原訂計劃進行，且愈益加緊。在程氏這幕對寡頭

政治作「屍諫」悲劇發生後一週，其公還急電王主席「仰照約定數量，趕速交足勿延」。近兩月來備糧幾已成爲省府中心工作，除省府有關糧政人員全部出動外，糧食部指派有專員到省督催。據悉由於各方齊頭並進，不擇手段「搶徵」，刻已大致完成原定數量，僅差二十五萬担尚待續加追逼。上月底糧食部電令省府限月內運十萬大包供應長江沿岸各地駐軍，最近鄱陽湖等連漁船也悉被徵作糧運，但仍不能應急，信江、贛江、饒河一帶災民，均被抽調擔任運糧，因飢餓而斃路上者，日有數起。

茶毒江西人民使之陷於絕境的不僅止如上述所謂「採購餘糧」；此外尚有國民黨複雜龐大的機關部隊的虐害與保甲機構的苛累。以瑞金爲例，該縣除負擔五萬餘担中央配購的軍糧外，還要辦其所有供應各機關部隊食糧，計每月：高射砲營需三萬三千斤；傷兵醫院需七萬斤；二十七軍官總隊需八萬斤；十一軍官總隊需五萬斤，軍校三分校辦事處及過境部隊預備糧需七萬斤。有些地區如九江等，還需供應俘糧。此外，例如德安除以上各項負累之外，屬於保甲苛派者，就有糧教人員公糧，公益補助糧，鄉辦公費、保、甲辦公費等十七種之多，鄉民提幾個雞蛋上市出售，也要抽稅。

合法的搶劫

征購是一種狡猾的技。每石穀只給價一千四百元，相當市價十分之一（現市價每石一萬五千元，最高時漲至二萬元）。這是上層的狡詐，下層却來得更爲兇惡。首先他們把大筆的款子存銀行延緩時日，博取一筆利息，征購的時候又明目張胆的使用幾種榨取手法。一種是重扇風車法，把刀口關小來，一石穀只扇得剩下六七斗。一種是大秤進小秤出的手法，一担

谷畧淨之後還得再在大秤上秤去十來斤，裏外一算就得吃虧三四斗，一石谷結果只合算成半石多些。征購主任把糧收去之後即刻就換上十分之三的谷皮。這樣一來，可大量出售餘糧了。鄉間一方面在橫行霸道地搶購食糧，另一方面主任老爺們却在大批出賣「餘糧」。這一大批政治上的虎狼可說是飽食而肥了。另一種是折價法，很多農民是家無餘糧的，在軍警威逼之下，只得借款繳交。人民一萬五千元以上一石的折價，只能換得一千四百元的官價。這不是等於奉送嗎？變相的征購是比征實更厲害的。這些款項大半是農民從出賣苗或大二分的高利借來的，却一堆堆進入了官僚們的私囊。因為主任老爺是無須拿這筆款子去買糧的，他們有辦法用多購的餘糧來填補。至於分派過額，鉅扣短繳，這已是多少年來鄉鎮長的老手法。

內戰進行得如火如荼，農村催糧也就如火如荼。保衛隊全副武裝下鄉搜索了，有錢有勢的大戶是無何可虛的，反正軍警不敢騷擾。災難依然落在中農貧農身上。農民得縮緊褲帶去「招待」他們，否則他們就會「自動」打雞殺鴨，把鄉間弄得雞犬不寧。近一月來鬧得更不成體統了，家家從樓下尋到樓上，翻箱倒櫃，薄糧罄盡的幾升米也倒得精光，許多農民被捉進拘留所去了。這不是征購，是搶劫，是合法公開的搶劫。

「時日曷喪，予及汝偕亡」

這樣反覆暴虐的作踐之下，江西人民是完全不能安身了。急待救濟的飢民增到五百餘萬，大部份地區都被搜刮得山窮水盡，平均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災民，以樹皮、草根充飢。聯總運來的救濟物資，十之八九均中途被耗散，落不到災民手中，在新贛，縣長竟至將救濟物資變賣了修公路以供軍運，一點也不發給災民。因為大批船舶被調作軍運及糧運，由過運

到的救濟麵粉五萬餘包，麥子一千七百噸，停留在九江無法內運。一邊災民奄奄待斃，一邊早應發給災民的物資堆着霉爛，無形無影聽其耗散，天下還有比這更殘酷的事嗎？

因此，五月十日，在九江有大批飢民不堪苛索，起而搗毀該地警局及稅務局。六月十九日，在臨川，又有上二千餘人的搶食運動。這種反抗運動，是在忍無可忍的局面下發生的是人民向獨裁的寡頭暴君抗議，這是一種嚴重警告的方式，這說明人民到不得已的一天，是可以起來打翻騎在他們身上的魔王的。但是國民黨當局卻不顧一切，從上月底起又在佈置征實征借了，總計全江西征額是八百零五十萬担，每人該分担五斗多，而且省令已下，規定從七月中旬起征。江西今年最好的地區，所種稻秧及去年三分之一，人民拿什麼來抵納呢？記者文寫至此，不禁髮飀俱裂！